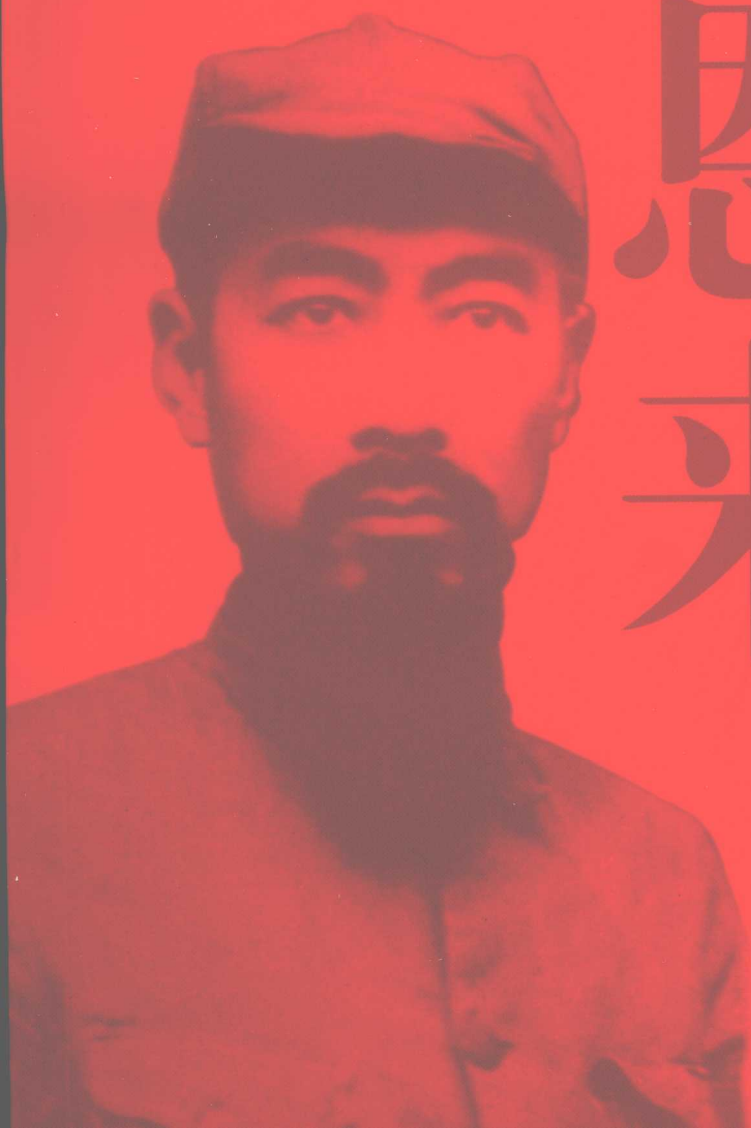


潘星海 著

红军总政委 周恩来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红军总政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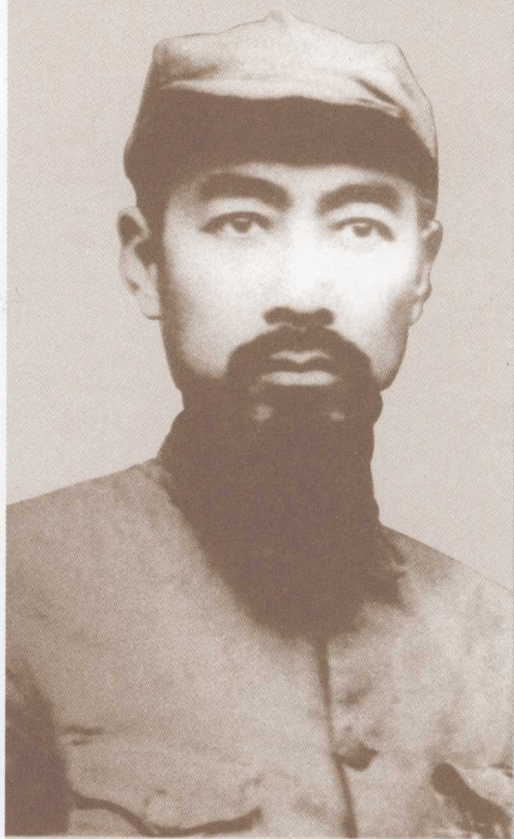
周恩来



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红军总政委周恩来

潘星海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潘星海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7

ISBN 978—7—216—05121—7

I. 红…

II. 潘…

III. 周恩来(1898~1976)—传记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0707 号

红军总政委周恩来

潘星海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281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9.875
插页:1

版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000

定价:26.00 元

书号:ISBN 978—7—216—05121—7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 录

第一章 从上海到瑞金 /1

- (一)离开上海 /1
- (二)瑞金的期待 /5
- (三)秘密通道 /12
- (四)周恩来在哪里? /20

第二章 荐举毛泽东 /26

- (一)初到苏区 /26
- (二)赣州战役 /30
- (三)漳州大捷 /34
- (四)前方督战 /41

第三章 前方与后方之争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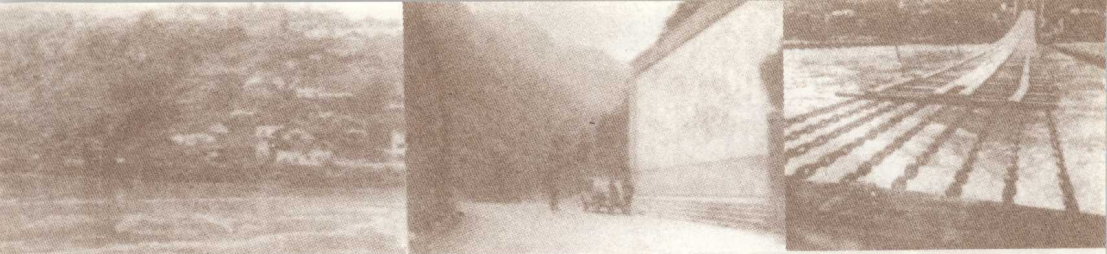
- (一)电报争吵 /46
- (二)毛泽东第二次失军权 /53
- (三)大敌当前 /58

第四章 大兵团伏击战 /72

- (一)诱敌深入 /72
- (二)迅雷不及掩耳 /77
- (三)老蒋重用败将 /83
- (四)山雨欲来 /87

第五章 “洋顾问”掌权 /92

- (一)“洋顾问”来了 /92



目 录

- (二)要打正规战 /96
- (三)离开前线 /99
- (四)苦闷而无奈的日子 /104

第六章 在第一个三人团里 /110

- (一)筹划西征 /110
- (二)“鸽子飞了” /114
- (三)西征前夕 /121
- (四)逆境中的抗争 /126
- (五)顺利通过赣粤封锁线 /131
- (六)在蒋军的炮火下 /141

第七章 “左”倾路线的终结 /148

- (一)闯过湘江 /148
- (二)摆脱“洋顾问” /155
- (三)对“洋顾问”拍桌子了 /160
- (四)战友情谊 /170
- (五)与毛泽东不谋而合 /176

第八章 遵义会议前后 /180

- (一)初进遵义城 /180
- (二)一次改写历史的会议 /187
- (三)事无巨细 /195

第九章 在第二个三人团里 /200

- (一)土城之战 /200



(二)中共最高权力的交接 /206

(三)作战命令发出之前 /210

(四)林彪的信 /217

(五)会理风波 /225

第十章 与张国焘周旋 /230

(一)会师之初 /230

(二)张国焘争权 /241

(三)委屈求全 /245

第十一章 分裂 /253

(一)病魔降临 /253

(二)趟过茫茫草地 /257

(三)张国焘的密电 /263

(四)北上 /268

(五)张国焘另立中央 /273

第十二章 奠基陕北 /278

(一)到陕北去 /278

(二)艰难的回头路 /285

(三)开辟另一个战场 /289

(四)重逢 /301

主要参考书目 /308

（一）离开上海

凛冽的寒流在上海的夜空盘旋。

这是1931年12月初的一个平常的夜晚。此时的上海，大凡关心政治的人，都在关注“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各派的纷争。胡汉民在广州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是否为党内各派别所承认；胡汉民与汪精卫是否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蒋介石是否会向胡汉民、汪精卫屈服而再度下野……人们都在饶有兴趣地作各种各样的猜测。然而，他们不会知道，这时候在上海发生的另一件事，其政治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们所关注的那几件事。

在海宁路与山西路转角处的一家小店楼上，一个扮成中年人模样的男子站在半掩的窗户前，扫视着楼下街灯寥落、行人稀少的马路。这个人就是周恩来，是年33岁，在六个月以前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兼特科（负责党中央安全保卫工作）总负责人，由于叛徒出卖致使党中央机关遭破坏，他已隐蔽数月。此时，他的职务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周恩来那睿智、犀利、机警的目光，注视着马路上往来的每一个人影。当他发现有一两个行迹可疑的人影，幽灵似地在昏黄的路灯下游弋，浓密的双眉不禁紧紧地皱了皱。六个月前，即6月22日，曾与他共事多年的党中央核心人物之一、总书记向忠发，擅自离开他的秘密寓所在外过夜后被捕。他

闻讯立即组织营救。当获悉向忠发已叛变,他亲自到寓所附近观察暗号,查实后随即隐蔽,被迫同中央其他领导人停止联系,准备前往江西中央苏区。

他轻轻地把窗户关上,转身回到镜子前,仔细检查化妆的效果。他蓄着满脸胡须,头戴鸭舌帽,身穿藏青色哗叽对胸上装和深灰色洋布新裤,这是一个广州商人的打扮。看上去他比实际年龄大十几岁,像四十多岁的模样。他一面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一面问身边的妻子邓颖超,化妆效果如何。邓颖超正忙着给他收拾行装,抬头望了望他,脸上带着不安的神情,她说从外表是看不出什么破绽了,可他的口音,人家一听就知道他不是广州人,叫他在船上少说话就是了。他说:“我可以扮哑巴呀!”夫妻俩相望笑了笑。

邓颖超把行装收拾好,又细心地检查一遍,看忘了什么没有。她想了想,就走到床头边,将那件灰色羊毛背心拿过来。周恩来见状,赶紧将羊毛背心夺去,说:“你身体不好,这羊毛背心你留下来吧!”

“不。”邓颖超从丈夫手中把羊毛背心抢过来,不由分说地塞进他的行李包里。“到了苏区,你更需要它。”

“小超!你……”

“把它带上,就当是我时刻陪伴在你身边吧!”

周恩来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他默默地凝望着妻子,目光充满忧郁的神情。分别在即,他不知有多少话要对妻子说,可心里那燃烧着炽热情感的千言万语,此时却不知如何向妻子倾诉。又要分别了,每一次分别对他们俩来说,都可能是永别!这种依依惜别之情,何种言语能够表达呢?

有人敲门。两人一怔。敲门声又响了第二遍。周恩来脸上露出轻松的表情,对邓颖超点了点头。她走过去开门,邓母杨振德站在门口,回头望一望,告诉他们俩前来护送的交通员黄平已经到楼下了。周恩来示意邓母叫黄平上楼。邓母转身下楼。她一直在楼下放哨。黄平一身商人打扮,上楼前还掉头去看四周的动静,见没有什么反常,才跟邓母上楼。来到门口,他跟邓颖超打招呼,从周恩来手上接过他的行李包,先下楼去。邓颖超想下楼送行,被周恩来拦住了。她眼含泪花,恋恋不舍地凝望着他,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两双充满深情的眼睛又对望了一下,他松开手,转身下楼。她追随他下了两级楼梯,忽然想起什么,返身回屋,和母亲一起,站到窗户前。她看



见楼下停着两辆人力车。黄平上了前面一辆人力车。周恩来走到人力车旁,悄悄回过头往楼上望了一眼,看见了伫立在窗前的妻子和岳母。但他只是望了母女俩一眼,扭头一跃身上了人力车。车夫拉着车子,向前奔跑而去。

十六铺码头,人流穿梭,熙熙攘攘。

周恩来和黄平一下车,就有一个身材矮小的小伙子快步走过来迎接。他外号叫“小广东”,人们都叫他小广。他负责将周恩来从上海护送到广东汕头。黄平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异常情况,与小广进行任务交接。周恩来向黄平道别后,就汇入向小火轮移动的队列。小广拎行李紧随在他身后。上船的人流排成一条长龙,两侧有荷枪实弹的警察,也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密探,像在看押囚犯一样。那些密探的眼睛像狼狗寻猎物似的,紧盯住每一个旅客不放。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叠照片,一边盯着旅客,一边对着照片打量。

周恩来从一个密探身边走过时,往那人手上瞟了一眼,那正是他的照片!他心里不由地颤了一下。就在这时候,那人将目光投向他,随即双眼一睁,直勾勾地盯着他打量。小广见状即跨步向前,示意地碰了周恩来一下。密探喝叫了一声,并跑过来把周恩来叫出队列。小广一个箭步上前,正要跟密探说什么,周恩来一手按住小广的肩头。他沉着地站到密探跟前,炯炯有神的双目与密探直对视,并在脸上做出质疑的表情。这是一个胖子,使劲睁大他那双细小眼,对着照片在周恩来的脸上扫来扫去地看了半天,然后恶声恶气地向周恩来盘问。周恩来冷静地向胖密探的提问一一作答。胖密探不相信周恩来是商人,连问了几遍,越问声音越大。他甚至冲着周恩来吼:“你的生意做得太大了!你的生意要是做成了,中国就是你的了!”

四周围的密探和警察骤然围拢过来,一个个虎视眈眈的样子,饿狼见了羊似的。人流中立即激起一阵骚动。周恩来镇定自若,面对众密探和警察摆出的紧张阵势,尽量做出疑惑不解的样子。胖密探将手上一张周恩来的照片出示到周恩来眼前。周恩来看了那照片一眼,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再看一看，是不是你！”胖子很得意的样子。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不认识这个人。”周恩来沉着地说。

胖密探脸上带着狞笑，两眼盯视着周恩来，目光一闪一闪的。旁边几个同伙也在注视着周恩来。有两三个人已经掏出手枪，将枪口对准周恩来，看那架势就等胖密探一声令下了。小广已有点沉不住气，走上前来挡住那几支对着周恩来的手枪。周恩来一手把小广拉回身后，并给他递了递眼色。

其实，此时周恩来的心在怦怦剧跳，脊背上在冒冷汗。难道被他们认出来啦！怎么就这样被他们认出来了呢？在上海，四年前的“四·一二”大屠杀，他绝处逢生；八个月前的顾顺章叛变，他有惊无险；六个月前的向忠发叛变，他再逃劫难……他总是吉星高照。因为中国革命还处在危难之中，革命需要他，革命离不开他！可当他冲过重重艰难险阻，就要到苏区去，率领工农红军与蒋军作战的时候，怎么就坠入了敌人的死网了呢？

死，他是不怕。他什么时候怕死过？这些年他出生入死，每时每刻都是提着脑袋度过的，那是怕死的人能做的事吗？可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他和战友们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多少战友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还远远没有实现啊！他咬了咬牙，竭力挺直腰杆，泰然自若地与胖子他们对视，还带着一种藐视的目光。要死就要死得像条好汉，决不能在敌人面前露出丝毫惧色！

胖密探又对着照片把周恩来打量半天，见周恩来面不改色，他那趾高气扬的神态消逝了，到手的鸽子又飞了似的。他低埋着头，叫几个同伙到一边去交头接耳了一阵，又回转身来，懊恼地冲着周恩来和小广大吼：“还不快给老子滚！”

周恩来和小广一怔，迅即反应了过来，转身就走。这时他们才发现，他们是最后一批上船的旅客了！两人对望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幸运的笑容。

汽笛长鸣，划破海滨夜空的宁静。小火轮徐徐离岸而去。

周恩来站在船舷栏杆前，眺望夜上海的万家灯火，心底下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慨。他离开了上海，也告别了长达四年的白区斗争生活。

四年来，身为中共中央核心人物，在极为危险极为残酷的白区工作中，一方面他随时有被蒋介石捉拿的危险，一方面他要承担来自党内激烈斗争



的压力。两年前的9月24日至28日，在他和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纠正了李立三“左”的倾向。会后，中央工作实际上由他和瞿秋白二人主持。同年1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来上海，指责他和瞿秋白保护立三路线，并于次年1月7日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批判他和瞿秋白。米夫在讲话中挖苦他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屁股，但也不是叫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由于米夫器重并拉进中央的王明、博古等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而共产国际对瞿秋白在莫斯科工作期间早有不满意，就确定排除瞿秋白，保留周恩来。尽管如此，他的处境仍很艰难。在瞿秋白退出政治局后，有人提议他也应退出政治局，并单独交付表决，因在参加会议的二十四人中仅有六人举手而未获通过。

现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他终于踏上新的征程，去开始新的战斗了。

“上海，我还要回来的！”他满怀激情地说。

（二）瑞金的期待

瑞金，中央苏区的核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中央苏区是以朱毛红军开辟的赣南根据地为基础发展而成的。在周恩来从上海启程来苏区之前，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已粉碎了蒋军的三次“围剿”，加上前不久蒋军第20路军17000人在参谋长、秘密共产党员赵博生和当时尚未入党的第713旅旅长董振堂等率领下，举行宁都起义，改编为红五军团，这样，红一方面军下辖1、3、5等三个军团，约6万人。地方部队有独立师、独立团，还有赤卫队。苏区面积纵370余公里，横270公里，人口有245万以上。这年的11月7日至20日，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任命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在中革军委成立后,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中央红军各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领导。大会通过了周恩来在上海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起草的《宪法大纲》。

苏区发展到这样的规模,下一步的路该怎么走呢?这个问题摆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人面前。

苏区中央局会议室里,一场激烈的争论后,会议陷入了僵局。这样的会议已经开过多次了,每一次都是争吵一番后,不欢而散。此时,屋里烟雾缭绕,吸烟的人一个劲地吸个不停,不吸烟的人一个劲地喝茶,倒茶的勤务员走来走去地忙乱了手脚。没有人说话,沉默持续得很长。吸烟最猛最狠的是毛泽东。他的脸阴沉沉的,一边吸烟,一边用灼热的目光扫视围坐在长方桌旁的人。他们都面面相觑,没有人出声。毛泽东的老搭档朱德端着茶杯,好几次放到嘴边抿一抿又端在手里。在座的人当中,他年纪算是比较大的,遇事也是很能沉得住气,颇有长者风范。但从他此时的举动看,他内心很不安,很烦躁。毛泽东和朱德,一个是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个是军委主席,又是这个苏区的创始人,但这时候已经没有实权。大权紧握在坐在他们对面的四个人手中。

这四个人,一个是项英,年初作为中央代表来到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去年10月3日就在上海初步作出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六人组成的苏区中央局,项英先去。同月17日,政治局最终确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九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代理。

王明推行的是比李立三更左的冒险主义路线,一味强调在国内革命战争中采取所谓“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他们对形势这样估计:“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红军在粉碎敌人“围剿”后不停顿地发动进攻,“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消灭他的一方面,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得以从容退却,以致能很快地重整他们的旗鼓,向苏区作新的捣乱。”



这种决战的战略战术，与毛泽东的游击战背道而驰。于是，在战略战术上，苏区中央局就出现了两个意见分歧十分严重的阵营。当然，尽管毛泽东是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创建人，但项英他们是代表中央“正确路线”的一派，在这场争论中，他们实际上已经占了上风。不过，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虽然他们代表着中央的“正确路线”，但在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内，他们没有一点根基。要想在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全面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首先必须使毛泽东心服口服，否则，是难以办到的。因为刚来到苏区不久，他们已经领教到毛泽东的威望在红军指战员和苏维埃基层广大干部群众中，是难以撼动的。

正当会议陷入僵局，主持会议的项英不知所措之时，机要秘书送来了一份电报。项英一看电报，紧锁的眉头随即展开，长长地吁了口气。这是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发来的电报，告诉他们周恩来已经从上海启程前往中央苏区。这个消息犹如一阵清风，把屋里阴郁的气氛一扫而光。人人脸上都露出了轻松的神色。

毛泽东与朱德商量后，提出建议，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的最高首长，攻打抚州、吉安、赣州的事，等周恩来来了再讨论。项英不同意毛泽东的建议，理由是不知道周恩来什么时候能赶到中央苏区，如此要是被动地等待，要贻误战机。毛泽东继续争辩，如果现在匆忙作决定，一旦出差错，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再说，对这个问题苏区中央局内部还存在意见分歧。周恩来不仅是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同时担任中央军委的书记多年，他的意见非常重要，应该等他来了再作决定。项英还是不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他对中共临时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可是倒背如流的，其中就有这么一段：“我们必须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领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谁的意见能改变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红军作战的最终目标是要把全中国都变成苏区，可现阶段不可能实现所谓的“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冒险进攻城市除了给红军带来巨大伤亡，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他还是坚持一贯的游击战和“农村

包围城市”的观点不变。项英讥笑说：“按你这么说，我们现在只能把队伍拉回井冈山？”

毛泽东脸一阵涨红，两眼盯着项英，提高声调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把队伍拉去攻打中心城市，我毛泽东一个人也无法阻拦。但我要劝告你们，那样做不但不能把各个苏区连在一起，反而要把各个苏区葬送掉。现在去攻打中心城市，无疑是鸡蛋碰石子！”

项英指着毛泽东斥责道：“你这是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右倾！”

毛泽东冷冷一笑。

项英见毛泽东没有丝毫回心转意的表现，觉得这样争吵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他请任弼时表态。任弼时不像项英那么急，认为内部对战略战术的看法可以争论。但是，这种争论必须在彻底贯彻中央决定的前提下开展，不能超越于中央的决定，更不能凌驾于中央决定之上。一直默不作声的朱德，这时坐不住了。他望着大家说：“中央的决定我们当然要执行。但是，这里的实际情况，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项英点了点头，说：“正因为我们充分考虑到这里的实际情况，我们才对这个问题展开争论。不然的话，我们下令执行就是了，还用开什么会呢？难道中央的决定错啦！”

毛泽东说：“看来，我们再争论下去，就是多余的了！”

项英说：“如果你认为真理在你一边，为什么怕争论呢？”

毛泽东说：“既然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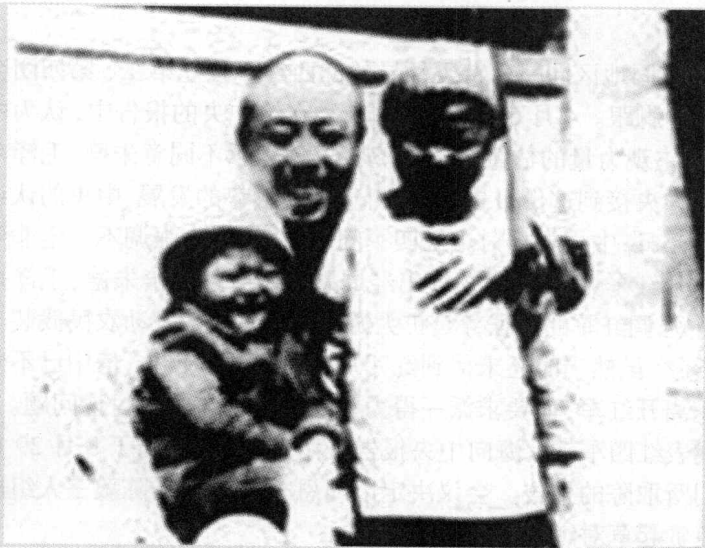
项英无奈地对毛泽东摇了摇头。

项英两眼眨了眨，请王稼祥发表意见。沉默已久的王稼祥望了望毛泽东，又望了望项英，用调和的语气说：“我们为这个问题已争论多时，莫衷一是。依我看，不妨等周恩来同志来了再说吧！”

项英担心周恩来何时才能赶到中央苏区。王稼祥认为，中央的交通工作一直归周恩来管，通往苏区的秘密通道，也就是他们这些人从上海来苏区走的这条路，是由周恩来制定的，用不了几天，周恩来就会顺利到达苏区。项英无奈地吁了口气，只能按王稼祥的意见办了。

在骑马回住处的路上，尽管阴云蔽日，寒风嗖嗖，毛泽东还是满面春风，





项英与儿
女唯一的合影

精神爽朗。

近日来,为了攻打城市的问题,他与项英他们天天都吵得面红耳赤,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现在,苏区的最高首长要到了,这个问题可望迎刃而解了。对于周恩来的为人,别人可能不是很了解,毛泽东心里可是很清楚的。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如此规模,周恩来功不可没。

中共“六大”后,尽管中央开始重视建立红军和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对农村斗争和武装割据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农村游击战争的指导也有过失误。1929年1月14日,湘赣两省蒋军以优势兵力发动对井冈山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20日在大庾遭受失利,被强敌尾追,转战赣粤边界,处境相当艰危。中央多次派人送信,一直未得到回音,对红四军的状况缺乏具体了解,万分焦虑。在此种情况下,周恩来曾于同年2月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红四军的信,要求红四军实行分散,以避免被敌人消灭,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来中央工作。此信直至4月3日才送到红四军前委,而在这时候,情况已发生根本性变化。2月8日,红四军在瑞金以北的大柏地诱歼蒋刘士毅旅大部,扭转了红四军原来的被动局面。接

着，又在吉安的东西固地区同赣西特委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合，在这里站稳了脚跟。4月5日，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认为中央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并表示不同意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而在中央接到这份报告之前，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中央的认识也在改变。4月4日，中央常委讨论红四军问题时，周恩来强调不一定非要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8日，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修改过的给朱德、毛泽东的指示信，信中强调红军的总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虽然当时还未接到红四军4月5日的报告，信中已不坚持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而要求派一得力领导人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8月下旬，陈毅代表红四军来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央政治局于8月29日举行会议，专门听取陈的报告。会议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对红四军的指示文件。

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是全国红军中最有影响的一支队伍。但是，红四军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曾有过分歧，毛泽东和朱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这年5月间，刚从苏联归来的刘安恭到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后，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发展得十分严重。6月8日在闽西长汀的白沙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临时军委。但争论并没有结束，有些方面反而更趋激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争论的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能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会后，他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留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没有随军行动。红四军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

周恩来在听取陈毅汇报后，指出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和前委扩大会议在处置领导内部分歧的问题上是错误的，并提出四点批评：“一，红军是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对外斗争，自己不提办法，而将问题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三，这次扩大会议、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的发展；四，对朱

